

震川先生集

二

震川先生集卷之十三

壽序

吏部司務朱君壽序

陳時子行之赴試也其姑之夫吏部朱君寔官南曹
亟稱子行之文已而果中魁選子行不以有司之取
者爲榮而以君之知之者爲德是年冬十月某日君
之誕辰留都士大夫咸爲之壽於是子行歸而乞言
于子予昔讀書萬峯山中萬峯蓋君之所以自號者
其山下瞰區區倚援水際西南七十二峯矗立於蒼
波浩渺之間中有高堂古木橘柚千章梅竹茶茗崇
岡連被問之知其爲君之圃而頗訝主人之不來者
幾年矣然留都曹務清簡士大夫閉門高臥之外相
與遊覽賦詩又稱觴爲壽此布衣野老之所樂者而
仕宦者兼而有之其不亦多乎此士大夫所以樂爲
君壽者也而予又有感於子行之言夫科舉取士不
能不爲有一定之品式而非品式之所能拘也俗人
僥倖於一日之獲其於文義尚有不能知者囂囂然
自謂已能欲以規繩天下豪傑之士亦可恥矣昔五
代時張文寶知貢舉所放進士中書有覆落者下學
士院作詩賦貢舉格學士李憚曰予少舉進士登科

蓋偶然耳後生可畏來者未可量假令子復就試禮部未必不落第安能與英俊爲準格聞者多其知體歐陽永叔特以此一事爲懌立傳今君之於子行要爲有得於歐陽子之所云者予故特書之且以爲壽

顧南巖先生壽序

夫富貴壽三者天地龐厚之氣之所積也其來也恆參差而不齊而人之值之也雖一家之中父子兄弟之親血脉氣息之相屬可以言語教戒而同者而唯是三者爲不可期有厚于富而薄于貴與壽有厚于貴而薄于富與壽有厚于壽而薄于富與貴有厚于富與貴而薄于壽有厚于富與壽而薄于貴有厚于貴與壽而薄于富有聚焉有散焉有平均以等授焉時其平均也而或富或貧或貴或賤或壽或不壽時其散也而皆貧皆賤皆不壽時其聚也而皆貴皆富皆壽此造化之微倏忽遷徙以此鼓舞人世而世廼以有心者窺之憧憧焉疑其既往而意其方來此余之所未喻也若吾崑顧氏之盛殆所謂時其聚者邪自大宗伯以文章魁天下將躋台鼎其餘橫金衣緋者尚二三人崑之言貴者必曰顧氏甲第連埒宗親子弟被服華綺千人聚食崑之言富者必曰顧氏自

桂軒先生以耆年爲鄉邦之望其後壽考世有其人
崑之言壽者亦必曰顧氏今南巖先生以桂軒之孫
宗伯從子少膺鄉薦甫倅南昌飄然賦歸來之辭不
謂之不貴優游于亭館花木之間不謂之不富安居
暇食不親藥餌不習導引不謂之不壽夫是三者所
謂不可期也而聚于一家又聚于一人之身斯亦難
矣余未嘗通介紹于先生然嘗聞其賢而私心識之
間獨竊嘆以爲先生藉家世之盛而又三者參會夫
人子之于親苟唯布褐菽水以爲養雖有顏淵之仁
曾參之志亦當不能無缺然之意有如先生者乃夫
人所願于其親而不可得者也于是可以壽矣今年
先生壽七十邑學諸生成往爲賀俾余敘之余惟桂
軒先生與高大父爲延齡會世通姻好高大父壽八
十五作高玄嘉慶堂大宗伯實爲之記則余于先生
之文亦何可辭也

同州通判許半齋壽序

予居鄉無事好從長老問邑中族姓能世其家業傳
子孫至六七世者殆不能十數世其家業傳子孫綿
延不絕又能光大之者十無三四焉若許氏之世吾
能言之自其先諱慶賜者從嘉定稍徙至崑山實生

文衡文衡之子曰德芳比再世以勤奮致富而子弟
皆知修學好禮其子鵬遠以賑饑出粟授承事郎而
從子鴻高由太學上舍歷官平定州同知承事生思
耐翁爲京所吏目而同州君則思耐翁之子也亦自
上舍選倅名州致政家居久之而其子伯雲以進士
釋褐爲分宜令方著聲跡有遠大之期蓋自國初至
於今許氏之居於鄉者其名可數耕有田藝有圃居
有屋廬其老者鄉里社會飲酒伏臘未嘗不在享承
平之福者垂百年而將大發於伯雲所謂能世其家
業光而大之者非耶同州君爲人儻善自娛戲官
古馮翊西華之地然不能爲吏繩束一旦拂衣歸從
布衣野老陸博投壺擁女子鼓琴鳴瑟酣宴竟日自
伯雲不爲官時常自樂也然今之時與許氏之上世
異矣使伯雲不爲官寧能使其親保有其樂耶同州
君雖善自娛非其子之爲官寧終能有以自樂耶鄉
人是以爲君榮而以伯雲爲能養志也嘉靖丙辰月
日爲君之誕辰益甲子一週矣時伯雲自分宜入覲
予與同縣之士試於南宮者若而人與伯雲俱會於
闕下比覲罷還而伯雲亦以便道歸省衆謂予不可
無紀而沈成甫戴與政來致其請予謂吾等方從君

有鄉社之樂而伯雲回首有白雲之感既爲之賀因稱養志之義以慰之云

龔裕州壽序

孔子曰仁者壽夫仁者豈能必壽哉以其能靜而得壽之理也人生百年以區區之形日與外物爲角夫苟役役然馳騁眩騫於富貴之途以其所輕累其所重若是者雖至黃耆其道促矣夫苟不役役然馳騁眩騫於富貴之塗以其所輕累其所重若是者雖不至黃耆其道長矣龔先生受命守裕州有大夫之秩家富田宅有封侯之奉銀朱黼黻之華未始異於世而得園綺之高焉溫淳甘肫醢醢之華未始異於世而得松喬之適焉環湖而居魚鳥上下田夫野老譟呼而笑傲當郡邑喧囂之間而得武陵桃源之趣焉先生其不役役者歟君子之論人取其近先生其得仁者靜而壽之理歟予之內弟溫甫與先生世通姻好來請予文爲祝予嘗論今世有所謂壽文者非古之制不過謂生於世幾何年耳奚以文爲至論先生適可以著之於文而爲壽者也書以歸之

徐封君七十壽序

余往來嘉定與其賢者遊而識子言於是時固已奇

其文每言之於人因遂識東樓翁慷慨樂易人也已而子言舉京兆計偕北上翁實携之以行余時遇於彭城遂於僦車共茵而載歷齊魯燕趙二千餘里走風雪塵埃中懽然忘其行役之疲余蓋察知翁父子有福德享富貴者也其後子言登第以天官屬直內閣尋改大宗伯屬領祠事余至京師每見輒嘆其議論之進是時天子隆郊祀之禮子言始所謂侍祠神語能究觀方士祠官之說者矣至語及其職事未嘗不有志於古之守道以守官者也而東樓翁居家日治園圃亭榭與士大夫飲酒爲樂子言間迎至京師則諸公貴人日來懽宴退而莫不嘆翁之賢而又稱其有子已又得誥命推封既貴顯矣然子言在部曹鬱有清望議者以爲蘭臺秘閣之選頃以外補爲郡莫不惜之會東樓翁方七十子言將之荊州過家上壽以余遊其父子間相知之素屬使爲序夫子知子言有不釋然於此行者矣然以方剛之年出粉署爲二千石得歸榮其親於人子之願殆未易得也吳中士大夫登朝者不爲不盛然能迫祿養少矣已迫祿養而至大官益少今惟長洲錢工部德徵位至九列海虞嚴學士敏卿爲館閣而二公之親皆康強無

慈得封如其子之官此不獨吳中所無而世亦未之多見今以子言之年與其才望名位豈在二公之後余以是知東樓翁之福祿蓋未艾也子言能自馳騁於文辭其於江山故宅雲雨荒臺之間必能追蹤屈宋而上之爲南陔白華之篇以抒其仁孝之心余之朽拙何能爲役猥以斯序見屬規而不敢辭云

葛封君六十壽序

古之君子仕則違親處則違君二者常患于不能兼韓退之言歐陽詹舍其父母朝夕之養至於京師將有所得以爲父母榮雖其父母之心亦然詹雖不離於其側其志不樂也詹在京師雖離于其側其志樂也至王介甫則又以爲祿與位庸夫鄙人之所待以爲榮也賢者道彌於中而祿之以藝無祿與位以爲父母壽而父母之心亦喜無量二公之言各有所重而不免於偏使爲子者有所得以歸榮其父母而無離憂具道藝之美而有祿與位以爲父母壽豈非夫人之願歟雖然二公者蓋致恨於彼之不能得者則亦姑以此使之自慰焉耳葛君理卿辭其親試京師有司奇其文欲寘之第一遂舉進士上第所謂彌於中而祿於外者矣國家之制進士釋褐觀政諸曹其

祿秩比七品可謂有祿與位矣君在京師逾年賜告還家日侍其親可謂有所得而無離憂者矣君之尊人虛潛翁少在隴畝淳朴無外慕於榮勢非數數然者一旦得之亦不以爲有所加獨喜其子之在側而以爲樂也以是知二公之言特有所激而發使遇虛潛翁父子其於爲人父母與爲人子之情必能極口道之矣君登丙辰進士以明年四月來歸至某月日爲翁誕辰翁於是年六十有三友人趙君元和張君子忠輩若干人皆往歲與君同試南宮者也榮君之還徵余文爲虛潛翁壽余謂如翁者韓退之王介甫之所欲之而不能得者也是可以賀矣

柳州計先生壽序

吾鄉范文穆公稱湘南山奇勝爲天下第一時公帥廣右已而移鎮之蜀有睠睠不忍去之意而柳子厚刺柳州乃作囚山賦觀其辭殆不能以一日居者范公大帥各位尊顯其心誠樂于此而子厚特以謫徙久不得召有悒鬱無聊之志宜其爲言如是然其于此邦之山水不薄矣其序近治可遊者殆不下于桂山而所謂靈山拔地林立四野自嶠南達于海上可以想見韓子稱衡湘南爲進士者皆以柳子爲師

其承子厚指授爲文悉有法度由是言之柳之山水不待子厚而顯而其人才之出自子厚始也今天下文治休明皇風遐被楚粵之間來任中朝者柳州尤盛又非若子厚之時之比其爲山川愈益增重惜乎柳范二公不及今見之也柳州計君坤亨以乙榜進士來教崑山學者嚮仰之餘間從問其山水之奇勝益信二公之言至今若身履其地而獲觀遊焉君父靖川先生以鄉進士調倅潮陽未及上最卽掛冠歸其鄉構一亭日吟咏其中而孝友清節爲柳人所稱余不知先生之亭於所謂東亭者何如而想其憑空拒江衆山橫環海霞島霧條忽萬變者如一日也嘉靖癸亥孟冬適先生降生之辰進士君忽起嶺雲衡鴈之感諸生某某爲之遙致祝壽之詞而求序於余余文乏芬芳馨香之氣萬里致之於子厚所適之地不無媿云

此文錢宗伯次之今仍存

甯封君八十壽序

凡同舉於鄉及同舉於南宮者皆有兄弟之好其喜而爲之相慶固宜況爲其親者則猶吾親也推敬老之義夫人皆近於親而況於爲吾兄弟之親乎嘉靖乙丑天下士對策於皇極殿前同賜第者三百九十

有四人而廣德甯鉞大受之尊府於是年年八十諸同年會於大受之邸遙致其祝蓋吾同榜之爲其親壽者自大受之尊府始今制舉于鄉與進士未及一等耳而世以進士爲榮未第於南宮儼然猶諸生也不特人之情爲然雖其父母之情亦然大受之尊府翁於前是科以其數試不第亦已厭其爲舉子矣臨行戒之就選是年大受落第而銓部頗通乞請大受不欲也復以舉子還翁殊不喜曰吾春秋高汝雖不爲進士且得一官烏紗角帶以歸吾卽瞑目但見子之爲官不以子爲舉子也卽他日爲進士吾瞑目後但知子爲舉子不知子爲進士也大受受教踴躍不知所爲今年大受登第而翁適及耄年可謂能見子之爲進士矣以翁之情如此則大受所以自欣慰者何如諸同年之所以爲賀者其容已乎翁天性孝友儻有大畧鄉里敬服之有紛爭者就之一言而決退莫不帖然嘗爲大第燬於火又爲之加大亦非世之沒溺於名利者卽其欲子之爲官蓋其爲人風槩如此因爲序之使之持至廣德以爲翁壽翁又見諸進士爲翁壽而喜也

白菴程翁八十壽序

新安程君少而客於吳吳之士大夫皆喜與之遊都太僕先生愛其淳樸題其所居曰白菴君在吳既久吳人益信愛之無貴賤稱白菴云今年八十其子永締永約孫應春迎君還蓀田將聚族而爲君壽壻吳君某曰吾翁千里而歸不得文以行非所以將順翁之意則黃山靈嶺亦笑我矣於是謁予請所以爲壽之辭古者四民異業至於後世而士與農商常相混

今新安多大族而其地在山谷之間無平原曠野可

爲耕田故雖士大夫之家皆以畜賈遊於四方倚頓

之鹽鳥保之畜竹木之饒珠璣犀象瑋瑁果布之珍

下至賣漿販脂之業天下都會所在連屋列肆乘堅

策肥被綺縠擁趙女鳴琴跼屣多新安之人也程氏

由洛水而徙自晉太守梁忠壯公以來世不乏人子

孫繁衍散居海寧黟歙間無慮數千家並以詩書爲

業君豈非所謂士而商者歟然君爲人恂恂慕義無

窮所至樂與士大夫交豈非所謂商而士者歟君今

行矣於是與其妻子兄弟若族之人與夫親知故舊

論說生平其所歷天下名山大川大都之會有幾其

所見四方賢公卿大夫名人才士有幾過世長往懷

道蘊術之士有幾生長休明全盛之日迄今百年風

俗世道之升降上自朝廷下至田野耳目之所見聞其變有幾屈指百年之內中間與其妻子兄弟若族之人與夫親知故舊相見之日有幾也其亦有所感也夫少而遊老而休於是得與其妻子兄弟若族之人與夫親知故舊相與相見而飲飲其喜可知也已則夫爲其妻子兄弟若族之人與夫親知故舊其喜又可知也已

張曾菴七十壽序

世之論人壽以百年爲限然修短之數得之於天不可以齊得數之長者百歲爲老矣彭祖之百歲豈非嬰稚之時耶得數之短者歲月爲稚矣殤子之歲月豈非垂老之時耶予畸窮於世故嘗居閭里間從先生長者遊自少識張曾菴先生白哲而豐頤美鬚髯蓋先生是時年已五十容甚少也又十年先生六十年先生年七十亦無耄老之色其美鬚髯髮漆黑自若也先生未嘗知世所謂服食煉形之法而得數之長如此則今之七十者亦猶嬰稚之時耶吾吳中之俗尤重生辰自五十以往當其生辰卽爲壽前年先生猶爲博士弟子激昂蹈厲諸少年莫敢摧其鋒雖

諸少年亦以爲先生少故無爲先生壽者今先生忽自謝其博士而老於家其高第弟子某乃往爲先生壽壽已則相與求予之一言以序其事噫予之先生未可以壽也子之先生讀聖人之書自以爲得其蘊每酒酣輒爲人說書意掀髯指畫左右顧視旁若無人當世宿學莫能難也與人交洞見底裏規人之過至於泣下豈非所謂直道君子者哉往予至京師見有衣玉帶乘白馬黃金絡前後呵擁其人白晢豐頤美鬚髯儼然子之先生也歎曰何其類吾鄉之張子也張子六舉於鄉而今猶布褐而趨于博士之庭雖然今十餘年矣不知其人果安在而予之先生所得者何如也吾又安能舍子之先生而羨彼爲哉皆曰善請遂書之繼自今歲歲爲先生壽必誦子之言矣

晉其大六十壽序

孔子曰愛之欲其生惑也愛而惑焉而欲其生惑也愛而不惑焉而欲其生情也吉蠲爲饗是用孝享禴祠蒸嘗于公先王君曰卜爾萬壽無疆非欲其萬壽耶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祈天永命非欲其祈天永命耶此愛之而欲其生者也然古之人無有以

虛辭說人者人之所欲天必應之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富貴壽考康寧天也人皆歸之於天箕子獨以爲人之所錫固以冥冥之中茫茫之表無所謂天者人貴之則貴人富之則富人欲其壽考康寧則壽考康寧此祈天永命萬壽無疆之說也箕子之言天精矣武王夢帝與之九齡文王曰古者謂年爲齡齒亦齡也我百爾九十我與汝三焉武王之壽文王之所錫也晉君年六十子之仲弟爲君之子壻而君之子日亨以姨之子從子學皆來請予爲壽夫欲君之生者多矣不若君之壻雖然又不若君之子以君之子壽君君其有不益壽者乎予有愛子之戚方與日亨論洪範之義以文王能與武王之壽厚自責以爲不慈之極故以孝子期日亨必能壽君也已抑予少有四方之志旣年長無用於世常欲與親知故舊歲時伏臘問遺往還飲酒社會務盡其歡康強壽考皆在百歲之外父子兄弟白首相追隨爲太平之不遇人而邇來屏跡荒江足不履戶外田夫野老罕見其面君與子有連亦曠歲不見忽忽不意君便爲六十歲人也君壽宜賀而予精神恍然覩彼兩髦泛泛其景益不復知有生人之樂矣旣勉強爲日亨書之又

爲謝所以不能往賀之意

濬甫魏君五十壽序

余始爲魏氏諸倩而濬甫年小於予時尚垂髫見余握手甚親及濬甫自真義遊學城中時時來過其女兄卽留飲相懼也當是時恭簡公家居講道四方學者多聚星溪之上公於其家子弟尤所屬意而吾舅

之年而濬甫苟自安逸非恭簡公之教漢李固薦樊英黃瓊云一朝會見諸侍中並年少無一宿儒可備顧問則老成之人實國家之所須重年少而忽耆老豈世道之福耶余以是惜濬甫之自止而又以歎余之無所用而不知止也是爲序

周秋汀八十壽序

光祿公闢家塾延致名儒濬甫遵矩矱無所失而於進士之業皆能工習濬甫升太學一再試秋闈見罷遂不復往而獨額教其子今二子學皆已成庶幾可以紹恭簡公之業濬甫年未至而輒已余嘗歎惜之明年爲嘉靖四十一年濬甫年五十以正月二日爲初度之辰其子壻沈堯俞以余計偕北上先期請余文爲壽至期張設之蓋以余最親又知之深也然余見濬甫之少又見其子之成立又老而爲壽而吾舅姑與濬甫之女兄已隔異世則余之所感多矣度濬甫華堂燕坐子倩奉觴賓朋雜沓笙歌滿耳則余方孤舟栖泊於江淮之間自此蒙霧露凌霜雪又三千里持空然無有之軀欲以獻吾君豈不愧濬甫而欲爲濬甫可得耶古者五十曰艾服官政又十年始爵命爲大夫則士之效用於世任天下之事者適濬甫

吾崑秋汀周先生今年壽八十鄉大夫士多爲歌詩文章祝之先生之子通判君設廣席大會賓客余輩九人者辱交先生父子間得坐下坐目瞻盛舉心竊慕之客有洗爵壽先生者問曰先生之壽有道乎先生曰有老子曰逸則壽又曰知足之足常足蓋造化鈞畀萬物小大厚薄各有品限故安其分則心泰泰則百疾不作故壽愚者弗察觀覲生焉得失觸焉心擾而害隨之惡乎壽故吾見人之富不多其財而薄田敝廬足於陶朱見人之貴不侈其爵而青龜絳帳榮於金紫見人有時名不高其聞而陶情詩酒放懷歌舞老焉益壯若將終身吾吾不知有餘在人不足在我嬉嬉然若興得意者等吾之壽或者在此乎客未對余笑曰達哉先生之論也其有得于莊子逍遙之旨乎哉其曰大鵬萬里鷦鷯一枝各適其適不相企

慕則羨欲之累可以絕累絕則悲去悲去則性命安是故壽於人則爲彭祖壽於物則爲大椿達者能得之則先生其人也今而後呼先生爲逍遙公可乎先生聞之喜卒爵而歌頽然就醉余因拾問答之辭合而爲序

周翁七十壽序

周翁予弟子建之內祖也歲己亥翁年七十月某日爲其生辰子建傳其舅之意請予爲序翁之先自嘉定白鶴村徙居崑山之蔡婆渡其族之貴者曰僉憲君別居城中人猶呼僉憲爲渡船周家云翁饒于貨中更官府科徭能勤苦自力凡再殖其家自上市高曾以來率不踰下壽翁得年如此而未艾非意之所望此其子孫姻戚所以尤慶之深也予爲序之云爾因與子建論以爲壽者人子之所欲得之於其親不待形之言而古之人無有以爲文者至於詩人祝頌之語始曰眉壽曰壽考曰萬年曰萬壽云者亦因其德之所取而致其愛慕無已之情無有專以爲壽之文者也宋之季年始以詩詞儷語相投贈及今世更益以所謂序者計其所述不過謂其生于世幾年而至累數百言不止不知此何用者也而壽者之家

其又必須此不得不以爲樂也豈真有求於古之文哉以是爲古文而已矣凡今世之務侈其名而不要於理多此類子建志乎古者子是以及之蓋子之序可無作而予言不可廢也

戴素庵先生七十壽序

戴素庵先生與吾父同入學宮爲弟子員同爲增廣生年相次也皆以明經工於進士之業數試京闈不得第予之爲弟子員也於班行中見先生輩數人凝然古貌行坐不敢與之列有問則拱以對先生輩亦愜然自處無不敢當之色會予以貢入太學而先生猶爲弟子員又數年乃與吾父同謁告而歸也先生家在某所渡婁江而北有陂湖之勝裕州太守龔西野之居在焉裕州與先生爲內外昆弟然友愛無異親昆弟一日無先生食不甘寢不安也先生嘗遭危疾西野行坐視先生而哭之疾竟以愈日相從飲酒爲歡蓋龔氏之居枕傀儡蕩蕩而北重湖相襲汗漫沉浸雲樹圍映乍合乍開不可窮際武陵桃源無以過之西野旣解纓組之累先生亦釋絃誦之負相得於江湖之外真可謂肥趣者矣其後西野旣逝先生落然無所向然其子上舍君猶嚴子弟之禮事先

生如父在時故先生雖家塘南而常遊湖上爲多今年先生七十吾族祖某先生之子壻也命予以文爲言先生平生甚詳然皆予之素所知者也因念往時在鄉校中先生與家君已追道前輩事今又數年不能復如先生之時矣俗日益薄其間有能如龔裕州之與先生乎而後知先生潛深伏奧怡然湖水之濱年壽烏得而不永也先生長子某今爲學生而餘子皆向學不墜其教云

張翁八十壽序

張翁居崑山之大慈予嘗自安亭入郡數經其地有雙洋蕩多美田翁以力耕致饒足而兄弟友愛不肯析居殖私財時時入城從縉紳先生遊樂飲連日夜而後歸士大夫愛尚其風流其伯子子振事翁尤謹嘉靖三十五年正月二十七日翁生之月日也於是年八十子振將爲宴會召其親戚故人以爲翁壽而予友盛徵伯任允恭游翁父子間子振因二君請予文序之予嘗論士大夫不講於譜牒而閭閻之子一日而富貴自相誇尚以爲門閭吾吳中無百年之家久矣崑山車溪之張氏其源甚遠予家有故牒譜其世次而范文正公爲當世名臣宰相家然自監獄公

以下相爲婚姻者凡十有四人而與宋宗室婚者一人其科第仕宦不絕於世亦往往爲神以食於其土自宋皇慶間始占名數於崑山至於國朝天順成化之間幾二十餘世四百年而不改其舊故承事郎夏公娶於張爲夏太常之冢婦實生吾祖母予少時猶及聞張氏之盛也蓋至於今而車溪之張日以浸微而翁始居大慈豈所謂有鳩之後將育於姜者類有數耶予每至車溪停舟而問之百圍之木數頃之宅里人猶能指其處焉若翁者人亦不復知其車溪之張氏矣予以故家大族德厚源遠能自振於式微之後又以吾祖母之外家尚有存者而喜翁之壽而康也故不辭而序之

孫君六十壽序

孫君以弘治七年甲寅十月十二日爲誕生之辰嘉靖三十四年乙卯於是年六十矣其子某爲徐氏壻徐某方受學于予爲言其子之意以爲飲酒宴會未足以爲親權必求予之文予謂文者道事實而已其義可述而言足以爲教是以君子志之若君之壽使書之云生于世幾何年可乎從而頌禱之曰耆老曰耄曰耄曰期頤可乎生于世幾何年是人之所同也

自七十至于百年是人之所常有也雖然君子之爲情也近使其父母生於世幾何年自七十至於百年不亦爲人子者之所樂耶幽風之詩周公爲其君稱先王之業而道其幽國風土之舊其言不過耒耜蠶桑治田墾戶食瓜斷壺獻羔祭韭之微皆今世田野里俗之事又曰十月穫稻爲此春酒以介眉壽又曰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當十月歲將暮之日不過爲酒以介眉壽殺羔羊以稱其無疆之壽而已古之人其相與樂也以壽爲祝蓋使天下樂生而不厭此太平之美事也孫君自崑山稍徙郡城頗以畜賈致富天下承平歲久賦繁役重吳人以有田業累足屏息君能超然去其故而卽其所以爲安者故能及時以爲樂所居在闕闡都會之地而其子方儒服而從縉紳士大夫遊較之史所稱鄒魯之士去文學而趨利者異焉是則可書也已某又言君之孝友父歿後嫁其孤姊妹三人諸所爲多厚德以方論君壽事不盡述云

楊漸齋壽序

國家制州縣之官皆親民之職所以宣布天子惠養元元之意其取之不一途而選授必以才要使之入

人自盡其力固不以其不任而苟試之也自進士之科重而天下之官不得其平矣夫委之以任而責其成當論其人之才不才與其事之治不治不當問其進士非進士也而今世則不然非有朝廷顯然一定之命而上下相習以爲是當然者非一日也天子重念遠方之民歲遣御史按行天下以周知其吏之賢否而御史所至汲汲于問其官之所自苟不肖也進士也必其所改容而禮貌之必其所列狀而薦舉之也而銓曹之陟者恆于是旣而罪跡暴著而加之罪罰矣猶若難之苟賢也非進士也必非其所改容而禮貌之必非其所列狀而薦舉之也而銓曹之黜者恆于是旣而功顯實著而加之賞矣猶若難之是以暴吏恣睢于民上莫能誰何而豪傑之士一不出於此途則終身俛首無自奮之志間有卓然不顧於流俗欲少行其意不勝其排沮屈抑遠巡而去者多矣吾邑楊漸齋先生以鄉進士選調台州府推官先生之考平陽君號爲有風烈而先生承家學少有令名以先生之才宜不出於他人之下其于理冤釋滯寧有不盡其心者而一與御史不合曾不得少安其位也雖然于先生何媿先生今老於安亭年已七十賦

詩飲酒與田夫野老相追逐其樂豈有涯也余獨惜夫天下常有遺才而習于所偏重者不覺其弊皆以爲是當然而莫知所以救之豈非世之君子之責哉先生以八月八日爲誕辰予弟有尚先生之外孫壻也來索此文予之曾大父與平陽君同年交好而予于先生亦在姻婭之末不得以不文辭然不敢爲漫衍卑諂之談以爲世俗之文非所以事先生也

六母舅後江周翁壽序

有光少不能事先孺人迨外祖之春秋高又不能養至今每念外家不勝飢風寒泉之思先孺人同祖兄弟十有二人今皆以零謝而唯六母舅存隆慶二年於是年八十矣當六母舅之生辰有光方會朝京師不能從諸兄弟於其日爲壽其秋自吳興還閉門不出者數月今將有邢臺之役而外家諸弟來告六母

不振惟獨鍾于本支中憲公以河南之貴受諸封而六母舅保有世業蓋四祖之家惟伯祖故第歸然獨存至於今壽考者六母舅一人而已而子子夔年亦六十有二尤能孝養吾外曾祖之子四人而外祖最少最壽伯祖之子亦四人而六母舅最少亦最壽豈亦有數然耶夫人生百年如旦暮此亦過者之論先孺人長母舅一歲也以今追先孺人之世歲月遙遙何其久也短促者既如此而長永者又如彼百年之內彭殤之數可同日而論哉有光亦何能無感也六母舅居鄉鄉人有訟不之官府而之其廬其化服鄉人有陳寔王烈之風雖河南兄之隆事諸父而以文稱之非諛者顧有光何以復贅然河南兄祝其八十今八十有一矣自八而一以至於無窮則吾文宜積河南之後者也

周弦齋壽序

舅之壽不可無子文也然河南兄之序美矣有光何以復贅昔吾外曾祖世有惇德生丈夫子四人外祖最少與諸伯祖並列第千墩浦之上屬時承平家給人足兄弟怡然相樂也先皇帝之初諸祖相繼淪謝而外祖最老年然皆苦徭賦蹙耗矣而河南兄以進士起家則周氏之隆盛特加於前然同祖昆季多

弦齋先生居崑山之千墩浦上與吾母家周氏居相近也異時周氏諸老人皆有厚德饒于積聚爲子弟延師曲有禮意而先生嘗爲之師諸老人無不敬愛久之吾諸舅兄弟無非先生弟子者余少時見吾外祖與先生遊處及吾諸舅兄弟之從先生遊今聞先

生老而強壯如昔往來千墩浦上猶能步行十餘里
每余見外氏從江南來言及先生未嘗不思少時之
母家之室屋井里森森如也周氏諸老人之厚德渾
渾如也吾外祖之與先生遊處恂恂如也吾舅若兄
弟之從先生遊斷斷如也今室屋井里非復昔時矣
吾外祖諸老人無存者矣舅氏惟長舅存耳亦先生
之弟子也年七十餘矣兄弟中河南行省參知政事
子和最貴顯亦已解組而歸方日從先生于桑梓之
間俛仰今昔覽時事之變化人生之難久長如是是
不可不舉觴而爲之賀也嘉靖丁巳某月日先生八
十之誕辰子和既有文以發其潛德余雖不見先生
久而少時所識其淳朴之貌如在目前吾弟子靜復
來言於子亦以予之知先生也先生名果字世高姓
周氏別號弦齋云

前山丘翁壽序

吳郡太湖之別爲澱山湖湖水溢出爲千墩浦入于
吳淞江當浦入江之處地名千墩環浦而居者無慮
數千家而延福寺中浮圖矗立雲表舟行數里外望
之鬱然若有祥雲瑞氣浮之予少時之母家時過其
下而浦上著姓往往能識之今其存者少矣而予弟

某乃爲予言丘翁之壽云千墩有山名爲秦柱峯培
塿小丘耳俗謂之山而在翁所居之前因以前山自
號翁年五十餘卽付家事其子日遊延福寺中與緇
素之流爲方外之交每造精廬談笑飲酒而已家之
有無不知也予未識丘翁想見之而愛其人以爲人
生百年之內無可竟之事終於馳騫而無所止而翁
以未老而傳雖其家事亦無所問況於人世之榮名
乎使翁在公卿大夫之位寧肯冒寵利而不知休乎
使翁得休處之地寧肯覬覦中朝求起廢而更進乎
史稱萬石君歸老于家子孫爲小吏來謁必朝服見
之有過失爲便坐對案不食雖燕居必冠以孝謹聞
于郡國而陸賈家居出橐中裝賣千金分其子爲生
產常安車駟馬從歌舞鼓琴瑟侍者十人過其子給
酒食極歡兩人志操不同史皆稱之使丘翁貴顯於
世蓋陸生之徒也嘉靖三十五年八月二十日翁六
十誕辰其姻黨因子弟來請其壽之文予固有感于
少時所熟遊處爲之慨然而又樂道其人故論而序
之

戚思叻壽序

戚思叻先生居城南隍壑斷岸間非車馬跡所至喧

竊之音隱隱水外而蕭然有林野之趣先生雅志離俗儲藥於室藝菊於圃彈琴讀書集鄉村之子弟教以揖讓容與應答灑掃彌老而不倦過其門歌誦之聲鏘鏘也始吾祖爲社會先生在焉吾祖常稱戚先生長者又于几案間見戚先生詩當是時余髮始垂會中諸老皆已皤然今余年日長矣諸皤然者自若也往往有及百年者而先生亦八十矣余是以深喜諸公之難老而吾祖輩之多壽時道說之論者有以爲富貴壽考天之所慳而兼有之爲難是以麗眉皓髮之叟必在于山林泉石枯槁沉溺之間而華衣鼎食厚享累積者多摧折於中年以余徵之殆非事實而要其理有不可誣者蓋物取多則焦然不寧有紛紜叢垢之集而無恬愉靜逸之休是不知旦暮之變寒暑之移而惴惴於百年之途者也譬諸飲食知味者希君子之言壽所以必歸之先生之徒歟先生之子學以才藝馳聲郡校將及于有司之薦彼夫忽焉而驟至者吾又知其不足以動先生矣

陸思軒壽序

予友季子昇與陸君思軒同學相善君於是年六十子昇屬予爲壽之文東吳之俗號爲淫侈然於養生

之禮未能具也獨隆于爲壽人自五十以上每旬而加必於其誕之辰召其鄉里親戚爲盛會又有壽之文多至數十首張之壁間而來會者飲酒而已亦少睇其壁間之文故文不必其佳凡橫目二足之徒皆可爲也予居是邑亦若列禦寇之在鄭之鄙衆庶而已故凡來求文爲壽者常不拒逆其意以與之並馳于橫目二足之徒之間亦以見予之潦倒也雖然子昇之爲陸君豈泛而求之子亦豈泛而應之耶陸君居縣之華翔村往年太僕桐城趙子舉來崑山嘗至其地見其土田肥美江流環繞問知子家舊業而後失之子舉力勸子復其故而未能也蓋吳淞江水灌溉之利爲大華翔居江之要宋置新江驛於此新江卽吳淞江古所謂婁江也雖然同學而異造同賈而異售同工而異巧同稼而異穫將存其人耳君居華翔獨以善槁稱歲不失其公家之奉而以其贏自給雖當師旅饑饉之年而寬然其有餘古所謂孝弟力田者也所謂善良敦樸者也所謂周于利凶年不能害者也子昇其以是取之與先是君之子豫卿謁選在京師求嚴學士敏卿之文以爲壽煌煌乎玉堂金馬之制作鄉里有榮焉然嚴公之文所聞異辭欲道

君之實者宜有待于予言矣雖然予視君之貌尚少也則君今之爲壽太蚤子昇之請亦太蚤姑以是倍之爲百二十於是子昇來屬予文予可無辭而予與子昇陸君相與嘯歌田里以效華封人之祝

人祝今天子萬年之壽其可乎今從常熟本

鈔本作效華封

東庄孫君七十壽序

昔孔氏之門尊屢空而下貨殖衣敝緼袍不恥與狐貉者立至太史公乃爲貨殖傳後之爲史者嘗之以爲崇勢利而羞貧賤而吾以爲不然彼以李陵之禍發憤有激而云爾故謂季次原憲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空室蓬戶褐衣蔬食以終其身四百餘年弟子志之不倦豈有輕於季次原憲而爲此言哉其稱袁盎斥安陵富人之語云公等日從數騎一旦緩急豈足恃乎天下攘攘皆爲利來蓋深嘆之也晉劉殷未遇時嘗乞貸於人輒云俟他日顯貴而以償汝其後殷果位至三公殷之負氣固高而爲之貸之者亦賢矣崑山爲縣在瀕海然其人時有能致富埒封君者近年以來稱賢者曰孫君孫君自其先人與尚書周康僖公有親公甚愛敬之其爲人誠篤用是能以致富饒至孫君尤甚故其業益大然恂恂如寒士邑之

人士皆樂與之遊而有以緩急告者時能踴躍之於是君年七十里之往爲壽者皆賢士大夫也而予友秦起仁又與之姻言於余以爲君非獨饒於貲且優於德也夫祝人之壽而稱其德古者謂之善頌禱若君者太史公猶將樂道之予以是爲之序云

侗庵陸翁八十壽序

由吳之葑門東出皆湖蕩又東爲沅湖沅湖之東爲甬里余嘗泛湖中水波浩渺遙望西山如一抹湖上人家隱見烟雨中舟人指點故冢宰陸公之居在焉陸氏之來已久自冢宰公至于今百年間科名相繼蓋水澤之隩區東南靈秀所發而鍾於其家至如山澤之癰含淳抱質如璞之玉若侗庵翁者尤難得也翁冢宰家子弟遊成均以舍選爲幕官其於市朝之跡未嘗不涉也而自幼至老不知世間有機事人以侗庵稱之蓋當其名云吾觀於翁而知天地太古之氣性情之理猶未盡散於亂惑之中使世多如翁者則朝廷之事清而有司之務寡矣翁夫婦兄弟皆高年三子鼎立而先是其孫舉於鄉而兩外孫亦同舉以此卜陸氏之後日昌而翁之福履日綏也甲子春十有三日爲翁八十之誕辰其婿張君具豆觴卽翁

之所以爲壽因道翁之美而請余爲之序余少時嘗之虞山下老子之宮有檜蓋蕭梁時物也余始識翁於此是時翁年尚少同遊有三四人婆娑古檜之下相與太息以爲此樹自天監至今一千二十有八年來觀遊者不知幾世幾人也今同時遊者皆化去而翁獨高年壽考信知萬物之得於天其短長之相懸絕念之不能不慨然也不知何日當復從翁爲海虞之遊相與共數此檜至今又不知一千幾百年矣願因張君爲約翁其許我乎

望湖曹翁六十壽序

昔歐陽公稱連處士居應山應山之人其長老教其子弟所以孝友恭敬禮讓而溫仁必以處士爲法曰爲人如連公足矣其矜寡孤獨凶荒饑饉之人皆曰鄉之有連公有所告依而生非有政令恩威而能使人如此所謂行之以躬不言而信者也余于曹翁亦云爾翁之先故爲大家翁少孤而其業圯翁克自振立撫教其弟子見舉于鄉不數年間其業逾大擬于素封其稱于閭里又若連公云吾爲令長城外甥王夢元來省前年冬嘗爲余乞翁爲壽之文至是復來請曰此翁里人之志也翁今年六十有三今于六十

則已過于七十則方來里人祝翁之壽自六十以至千百歲每一紀則爲大會蓋六十其始也故請記其始而追書之余爲述翁之德比于連處士而媿無歐陽子之文然歐公特述處士之行于身後處士不知也予稱翁之善以祝其壽使爲善者自喜且亦無用求知于後世之人而以與其鄉人子弟飲酒笑樂同聲唱和稱其爲善人而祝其壽不愈于歐陽子之稱連處士乎翁家在澱山湖余數泛湖中嘗望見之而不獲一造今長城瀕太湖望翁家可信宿而至也方爲吏事所拘東望能不悵然矣乎

錢一齋七十壽序

嘉靖四十四年余舉進士在京師而吾邑一齋錢翁適至錢氏有名籍在薊州其子德彛爲京學諸生而翁年七十以十二月十六日誕辰將告歸以召其親戚鄉黨而請余文爲譌序初翁遊京師最久輕裝却僕從騎行往返常不及二十日翁以太學生遊顧文康公之門公甚親信之而爲人謹厚不泄不因氣勢有所私利人以緩急告卽未嘗不盡心爲之排難解紛始以選調旗手衛經歷捧部檄出使會同時出使者例貶官而翁當之河西不欲行遂自劾去及文康